

中  
国  
经  
验

#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  
社会学研究

林耀华 著





Z H O N G G U O J I N G Y A N

ISBN 978-7-108-02893-8



9 787108 028938 >

定价:19.00元

中国  
经验

#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  
的社会学研究

林耀华 著 庄孔韶 林宗成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 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

ISBN 978-7-108-02893-8

I. 金… II. ①林…②庄…③林… III. ①家族—制度—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②家族—制度—社会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6401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设计 罗 洪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2月北京第2版第3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815

字 数 167千字

印 数 10,501—15,500册

定 价 19.00元

## 出版者弁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向着现代性的多方位的结构性转变，对它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宽和深化，不同学科、流派的学者，分别从自身特定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出发，试图对它给予富有原创性的阐释和说明。这里既有中外学术的交汇，也有阐释者与被阐释者的互动，这是一个不间断的“双向阐释”的过程：西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中国社会自身的经验又是如此丰富，其使得任何一种舶来品，如果不能经受这些经验的挑战和检验，就会变得十分苍白和无力；阐释者们虽然具有很大的话语影响力，但是任何一种阐释，如果没有来自被阐释者的创造性解读，就会流于空疏，甚或被束之高阁。严格地说，“中国”这一概念所蕴涵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绝不是任何一派一说在一朝一夕间就能阐释清楚的，以前曾经被公认的定论可以被怀疑，过去不以为然的因素也可能是突破或创新的契机。

“中国经验”系列注重以经验资料为依托的学术探讨，虽然这些探讨本身只是个案的、局部的、某一横断面的，或某一历史时期的，但它有益于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

认识，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多维的视角和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中国，用阐释和言说这样一种话语实践去参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变迁。

三联书店

1999年11月

## 新版序言

我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英文原版问世 50 年之际，得知三联书店的“中国经验”系列准备重版这本书的中译本，愉快之至。听说近年来人类学和文学两家多有促膝，情好日密，相信日后它们的各类连理新作会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和身体力行者。

当今人类学家分出许多精力讨论不同的作品形式。我的学术经验之谈是，人类写作和阅读时的热忱和魅力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不同形式的杰作好比不同时尚和风习的衣衫，是不可比的。人文学科书籍的传世价值总在于它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它所携带的永久的美感。

林耀华

1999 年 7 月 20 日

## 著者序

《金翼》是我在40年前写成的一部研究社会学的著作。

1940年，我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嗣后曾留校担任助教。其间，我利用工作余暇，对30年代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着手写这本书，并于翌年脱稿。

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腊斯克(B. Lasker)教授的推荐下，《金翼》得以于1944年在纽约印行，当时所用副标题是“一部家族的编年史”(A Family Chronicle)。该书面世后，美国、英国曾有多篇书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何兰德(W. L. Holland)先生曾来华与我会晤，请我修订此书。英文修订本以“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为副题，较原稿增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阐述，并请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斯教授(R. Firth)为之作导论。1947年正式出版于伦敦。

这部书的出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国内学者十分重视，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曾向日本学术界举荐；英、美、日等国素享权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做出了积极



的、广泛的评论、研讨和介绍，评价较高。时至今日，海外一些大学的人类学系还把此书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前几年，我曾先后去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处，并到美国加州、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等大学访问，足迹所至，主人们总是提到《金翼》，读了这本书，似乎觉得往昔中国古老、神秘的一切，变得比较逼真、切实了。对于作者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金翼》一书，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数十年来，不少读者、不少朋友在问：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

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活动的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30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的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沿习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谙悉。

然而，绝不仅如此。实地观察和分析，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

研究方法。1934年至1937年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前后，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时间，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后便赴美深造。这部书中使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在那时搜集并整理出来的。我本人出于这同一社会，以其参与者的身份，“自观”地对其进行研究（这里可以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术语“emic”），也就是说，既有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出更为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

总之，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我试图在其中真实地再现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科学地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面。真实性、历史性、理论性的结合，是本书追求的宗旨。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不至于桎梏在刻板艰涩的论著形式之中，我采用了小说体裁，把全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内。也许，单纯作为注重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金翼》是不大适宜的。

《金翼》描写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尚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本书虽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或许还能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参考读物。这就是我承三联书店之邀，愿意把这部书贡献给广

大读者的原因。

《金翼》原来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1977年，中译本（宋和译）曾首次于台湾出版。1983年，书店应读者要求，决定重译出版。承庄孔韶、林宗成二同志通力合作，把这部书译成了中文。遗憾的是，译完已近三秋，仍未能见书。幸编辑先生鼎力疏通出版印刷诸关节才使此书有了着落。愿能尽早面世，使中国人在半个世纪后看到自己的故事。目下，译者林宗成已远在海外就读博士学位，庄孔韶在我的指导下成为解放后第一位民族学专业博士。近日，他荣获香港霍英东青年研究基金，这笔钱是用来完成他对福建汉族的田野工作、研究访问和撰写的一揽子计划，这一计划的直接结果便是本书《金翼》的续篇《银翅》以及影视人类学作品《端午节》，这前后两部书和同一地点拍摄的专业录像将会构成一个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系列，相信会引起海内外同行的新的兴趣。

诚挚地向海内外读者致意！

林耀华

1988年9月6日 于北京

## 英文版前言

1934年冬，我回到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使我异常震惊的是在我的童年就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两家人的变化。这两家的家长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兄弟。25年前他们是生意的合股人，也同样发达。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经两家之间商道上旅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现在两家的景况却全然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孙。他既有钱财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1937年我再次回乡时，我发现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房亲戚们一起过活。

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仅20余年间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所左右？何至于此呢？我听很多人说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是由“风水”的好坏决定的，人类的意愿完全无力与命运的力量抗衡。我要相信这种看法吗？当然不。因为我受过教育，我必须从生活中而不是从神话中探索真正的原因。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呢？

在谈到帝国、家族或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探索的是人际关系。我们能理解这些关系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能够

领会那些发生在男男女女之间相互适应所发生的变化吗？我们究竟能够认识命运的旅程吗？就以婴儿为例，当他降临人世那一刻，他就对父母、保姆和亲属作出反应。与此同时，尽管他是个婴儿，其他人也对他作出反应。他长大成人期间，这孩子同其他人交往，这种相互影响的性质就提供了造就他的力量。设想一下这一定是何等连续不断的适应过程啊！学者们现在说，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学习对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动物的行为一样，处于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科学终于开始描述这些过程了。现在这里讲的是张、黄两家的命运。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他们适应实际状况、环境和种种事件以便学习与生存。他们经历了些什么呢？

正如我所表明的，这一研究是取自许多学者和个人观点的发展。我同这些国内外的学者和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只能提到几位以某种方式对这部著作有所贡献的学者。

首先，我在社会学方面的启蒙教育得自北平燕京大学吴文藻教授，他的教诲始终鼓舞着我的学术研究。

我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们在 1937—1940 年给予我一份奖学金。没有这份奖学金我不可能在哈佛大学做进一步的研究。我在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训练受益于胡顿 (E. A. Hooton)、托泽 (A. M. Tozzer)、库恩 (C. S. Coon) 和克拉克洪 (Clyde Kluckhohn) 几位教授。

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得益于查普尔 (Eliot D. Chapple) 和阿伦斯伯格 (Conrad M. Arensberg)，她们给予我极为宝贵的建议与批评。我的朋友加布里埃尔·腊斯克 (Gabriel Lasker) 极为关注这本书的进展。我尤其感谢太平洋

关系研究所的布鲁诺·腊斯克 (Bruno Lasker) 和何兰德 (William L. Holland) 两位先生。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由于他们的协助，这本书才得以问世。

我愿向伦敦大学的弗思教授 (Raymond Firth) 致以谢忱，他为本书写了导言。在成都修改手稿时，我的朋友萨金特夫人 (Mrs. Douglas N. Sargent) 曾为我的英文润色。我还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饶毓苏女士，在国外和国内的几年中，她为我的作品提出了最有教益的批评。

林耀华

于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 英文版导言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舍。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

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作者遇到了所有严肃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他有意识地让自己做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他只是偶尔对必须说的用抽象的语汇加以表达。但他非常成功地避免了很容易陷入的险境，即对某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做冗长的记述。相反，他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而且，林教授所选择的方法不只是使读者感兴趣，其长处还在于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般原则，至少摆脱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不可避免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作者似乎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感情。我们一定会发问，所有这些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我猜想林教授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会指出，正如在序言中所暗示的，他写的是他的故乡，他从童年开始直至成年相识的人们。倘若他并不是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至少他也是经常处于相同的环境。例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本人也体验过一些他所叙述的经历，诸如一位读书人告别故乡，在海外求学，而后载誉归来身居要职。然而，不论他是如何集真实的观察和想像的再现之大成，其手法是如此的圆熟，书中的每

一件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请我写这篇导言并不是为了证明作者取材的真实性和概括的恰当与否，就这一点而言，作者早年同吴文藻教授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声誉已是明证。作为同行，我的任务不过是说几句赞誉之辞而已，我个人尚无机会到中国去工作，却早就对研究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且同民主世界一样，对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深深地表示崇敬之情。

我发现叙述和附加的分析十分引人入胜。从我们英国的中国同事和朋友的交谈中，我们习惯于欣赏他们有关英国社会生活的温文有礼而又简练精确的评论，以及他们从新的角度观察我们公认的、有时十分古怪的行为。作者对一般事件的评价也是公允和客观的，甚至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他们那被战乱所分裂的祖国。西方读者对于虚构或真实的中国家族史已有所了解，这些家族史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诸如《红楼梦》这类翻译作品，诸如《乐土》及其续集这类原版书，或者更为引人入胜的《被逐出的家园》，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作了生动的描绘，但读者早已希望能看到中国学者的这类著作，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本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这本书文体自然，故事精心地展开，人们也许会猜想它是否对社区生活的各个侧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有条不紊的表述。本书的材料极为丰富，因为作者对人物生活中各种事件，甚至在区区小事中包含的一整套传统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